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經

進東坡文集嘉略卷第三十七

通功部尉解與府錄縣主簿戶郎

職

上進

內制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荅

卿出入四世

文公歷事

神宗至

哲宗朝已

英宗

四世矣

師表萬民無

羨於功名而有厭於富貴其所以忘身殉國捨違就勞

者

初文公在

神宗朝已

守太師致仕至元祐

豈有求而

然哉凡以

先帝之恩

生民之故

止卿之在朝如玉在

山如珠在淵

遂去就之際損益非輕昔西伯善養老而太公自至魯

山如珠在淵

前子六王在山而木

光景不陳而草木自

穆公無人子思之惻而長者去之卿自爲謀則善矣獨

不爲朝廷惜乎藥餌有間時遊朝堂

每六日一朝四

至都堂議事故有

時建廟家居之樂何以異此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荅

朕脩身以承

六聖虛已以聽四輔

文王世子云翼聖

丞設四輔

而法度未定陰陽未和民未樂生吏未稱職

商周古制亦有缺

中夜以思方食而歎

我度傳韋如厚曰下

雖不敢以

事諉元老實望其以身率百官卿猶未即於安孰敢不

盡其力此

聖母冲人之本意而天下有識之所望也

昔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於既老

本傳云初

乞骸骨上賜時愛壽故未幾此谷源入龜上顧謂侍臣

李靖皆行石時乃見房元齡曰靖雖年長固堪一行上

大悅即以靖為西海道行軍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際

不能用裴度於未病

穆宗室作文宗素弱臣官權權

以築常於集賢里又創制聖起居臺曉諭諸卿頭治亂

堂田尚詩人刈白鵝定以詩詞自設事日本傳

之効於斯可見朕意如此卿其少安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批荅

卿才全而德備積厚而施博明亮篤誠坐屈羣策既以天下公議而用於此矣豈以卿之私意而聽其去哉水旱之災不德所召卿當助我求所以消復之道不當求去我也詩不云乎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雲漢詩注云天之光耀升行不休无自贏緩之時公著爲旱求勉思厥職以荅民望去故公引此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批荅

用賢之功必要之久遠日計不足歲計有餘

莊子云有庚桑楚者

備得楚辭之道以此居畏鄰之山居三年畏壘之民相去言曰庚桑子之來吾所然異之今吾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也朕之用卿期於百姓之既富卿之自信亦

豈一日而成功常賜之災天以警朕厚從祗懼與卿同
之朕若歸過於股肱何以荅天戒卿若釋政而安逸何
以塞民言各思其憂少安厥位

賜大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批荅口宣

有敕卿德望冠於累世風采聞於四夷

霍光傳天下想聞其風采德威

堂銘云文公在朝契丹使耶律朮昌刻雪決晴賦奉詔
作客與使者入觀望見公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誠公
也耶所謂以德服人者公既歸洛西羌首領有溫溪公
心者請於邊吏願獻良馬於公邊吏以聞詔所之

茲仰成倚以爲重退老之請所未欲聞

賜宰相呂公著乞退不允批荅口宣

有勅卿柱石

中朝著龜當代方茲注意實所仰成宜

體朕心姑安其位

賜新除吏部侍郎傅堯俞辭免恩命乞知陳州

不允詔

救堯俞連蹇三黜擢遲十年士無賢愚爲國大息如珠
玉之在泥土麟鳳之在網羅朕所以拔卿於久廢之中
用卿於暮年之內堯俞字欽之自
官以風節聞於天下
七宗時爲御史中
少監兼侍講
擢爲中書侍郎
事召爲御史中書天下拭目欲觀所爲
而乃引微疾以自言指便郡而求云豈獨於卿有報國
未遂之歎亦將使朕獲用賢不終之譏勉復舊曹以全
大節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舉
樂不允批荅

先王之禮樂因情而立文君子之哀樂自中而形外夫
有莫大之戚則有無窮之悲 先皇帝天覆四方子養

萬物至今窮髮之表尚餘流涕之民而況宮庭之間母
子之愛粗畢三年之制遂講八音之和所未忍聞非不
欲作卿等謹於率禮薦於愛君徒欲亟舉舊章顧未深
明吾意三復太息難於龜從

賜文武百寮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一表請舉

樂不允批荅

禮之至者無文哀之深者無節故禪而不樂

禮弓孟獻子禪而

不古人非以求名琴不成聲

禮弓孟獻子禪而不成聲五君

子以爲知禮朕以宗廟之重勉勵先帝之餘獲其位

惕然而自驚用其物踏焉而出第未報昊天罔極之德

常懷終身不忘之憂欲從衆言亟舉備樂而金石絲竹

乃悽耳之聲干戚羽旄皆注目之具衆既未泯樂何從

生再閱來章徒增感慕

賜文武百僚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二表請舉
樂不允批荅

過密之制雖盡於三年追懷之私豈論於徙月

徙月係月係

之樂今施之郊廟用之軍旅州閭之會絃歌相聞獨盡
餘哀止於中禁以爲於義未害是故行之不疑

賜文武百僚太師文彥博已下上第二表請舉

樂不允批荅

朕少遭閔凶僅畢祥禪雖僥就企及非以過制爲賢

引

云子長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知
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礼而弗暇也而創巨痛深
三年同云創痛首其
日久痛甚皆共食

不能以體自克觀過其黨聖人許

之禮曰喪三年以爲極云則弗之忘矣見禮誠重遠國

老之忠告姑欲盡人子之至情

賜太師文彥博等請

太皇太后受冊第二表不允批荅

元祐二年

故故事請太皇太后

太后曰願予涼德豈可上比

德殿受冊章蘇可

止就崇政殿後以

早安故詔修冊

冊

吾聞聖人以天下爲憂未聞以位號爲樂也

堯受命以天下爲憂

未聞以此爲樂也

凡並仲舒策損已裕物畏天檢身此吾平日之本心

非獨遇災而一發也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卿等以

是輔我顧不美哉

賜集禧觀使鎮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韓

絳乞致仕不允詔

敕韓絳向以宏才卧護北道

絳嘗判六名州

凡斯民之利病蓋

一方之安危朕方虛懷以待元老冀疾病之有間得雍

容而造朝時聞嘉言以輔不逮告老之請殊非朕心

賜韓絳乞致仕不允詔

元老在位邦之榮華徒以精神折衝

李綱傳云夫本強則精神折衝本弱

則招致

非以筋力爲禮

曲禮老若不以筋力爲禮

游神道館擁節家

庭於鄉同告老之安而國有貪賢之美勉自輔養期於

少留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射弓側物口宣

敕卿等致命國寶

左傳隨公六年五父陳陳侯曰親仁善隣國之寶也

出遊禁籞

爰修射事以佐賓歡宜旌審固之能

射義云內志正外

然後可以言中矣

式厚珍良之賜

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生餽口宣

有敕卿等遠涉脩塗來陳慶幣舍館初定徒馭實勞宜錫餼牽以昭寵數

賜新除前靜海軍節度使進封南平王李乾德制敕書

敕朕子養兆姓囊括四荒譬之於天豈吝膏澤卿守藩滋父事上益虔高爵隆名極其榮顯庶緣王寵以服民心其思盡忠以稱恩禮

賜戶部尚書李常乞除公邊一州不允詔

敕李常在泮獻賦泮水云亦儒者之常挺劍疾聞蓋孔門之事家語困誓云公良雖見孔子遇難挺劍欲聞雖然義有輕重理有後先與其自請擇邊治癰疥之疾曷

若盡瘁事國幹心齊之憂苟推是心何往非報雖願受

長纓而往者終軍傳云軍時使南越自請願受卿之本

心然自以尺箠而鞭之卽禹傳云光武詔禹還口崔母

吾以飽待之非諸將憂吾有餘力尚體此意姑安厥官

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宰相呂公著自

今後入朝凡有拜禮宜並特與免拜詔

敕彥博朕聞几杖以優賢著之典禮典致事若不得謝則

必賜之耄老無下拜書於春秋左傳僖公九年王侯宰

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魏太傅鍾繇以足疾

乘車就坐自爾三公有疾以為故事本傳云繇有膝疾

使載與車虎賁上殿就坐而唐司徒馬燧亦以老病

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本傳云德宗正元九年七月

自力對於延英詔使毋拜本傳云燧對於延英

不令朝端以以不今吾耆老大臣四朝之舊德
首入朝勅令不拜而隆隆而望重任大而憂深者惟卿與公著而已
呂公著即改云惟
卿博學而方資其著龜之告豈責以筋力之禮今後入朝
凡有拜禮宜並特免卿其專有爲之報略無益之儀毋
或固辭以稱朕意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荅

覽表具之爲君難爲臣不易非吾推誠無疑不能起卿
於安佚非卿忘身徇國不能從我於艱難事見上生召用之
初中外相慶搢紳莫不競勸父老至於涕流中道而歸
其義安在宜思一身之樂輕於杜稷毋使庶人之議及
於朝廷

賜太師文彥博乞致仕不允斷來章批荅口宣

有敕卿望重百辟威聞四夷事見進退之間輕重所寄
母煩屢請朕命不移

西京奉安

神宗皇帝御容禮畢西京德音

門下朕以寡昧仰繼聖神顧瞻山陵未忘弓劍之慕

史記封禪書云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鬚

云黃帝葬于橋山空益廣宗廟以奉衣冠之游叔孫通

棺无屍惟劍舄在

依後道方藥武庫南通曰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

上曰急壞之通曰今已作百姓皆知頃陛下為原廟謂

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祇遣輔臣往嚴像設敞鳳臺

之大孝之本乃立原廟人善吹蕭作鳳鳴臺繫龜洛之仁

之仙字鳳凰來止其室秦王乃為作鳳臺繫龜洛之仁

祠辟表一臨陪京增重山川改色方貢祥而致珍父老

縱觀或太息而流涕宜施雷雨之澤子以赦過省罪以

荅神人之心於戲好生育物既推文母之慈詩思齊

母之

崇德措刑終成

神考之志資爾有衆宜體朕懷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荅

省表具之古者世臣譬之喬木粵自拱把至于棟梁傑然群材之中夫豈一日之力卿擢自仁祖迨茲四朝光輔朕躬允有一德不獨卿無心而事自定抑亦民既信而功易成方今布在朝廷豈無豪傑之士猶當養以歲月待其德望之隆卿雖欲歸勢未可去宜安厥位以副朕心

賜宰相呂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荅

覽表具之卿三世將相

文穆公蒙正文靖公夷簡井文獻公公著是爲三世一時

著龜不求備以取人則房喬之比

房喬傳云不求備取人

其經遠而無競有謝安之風

謝安傳云安既以諸巨兄弟據三州彼此无怨各得

所任其理處无競類告如此无用能寧輯我家靖共爾位政在元老人
無異詞胡爲厭事而求歸不復爲國之長慮方今官冗
財匱歲艱民貧天步難安國是未定孫叔敖曰楚莊王問
得所以爲國是也故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
寡人豈敢以禍若方勤於樸斲而遽易於工師人其謂
何勢必不可告老之請吾未欲聞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十七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十八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目郎

曄

上進

內制

生擒鬼章奏告

永裕陵祝文

擒鬼章事詳見上註

大獮獲禽必有指蹤之自豐年高廩孰知耘耔之勞

此

以推本擒賊之功

憬彼西戎古稱右臂

漢武通西域號自

自

嘉祐末

木征擾邊至熙寧中董氈方命

青堂羌本吐蕃別族嗚廝囉乃

其後據衆哥廝川城其妻李氏生二子曰瞻廝囉方命之子青堂首領

其立之於此何謂廝囉死乃立董氈獨有河北之於

赫聖考恭行天誅非貪尺寸之疆蓋爲民除蠹賊遂

建長久之策不以賊遺子孫而西蕃大首領鬼章首犯

南川北連拓拔申命諸將擇利而行旋聞偏師無往不

克吏士用命爭酬未報之恩神靈在天難逃不漏之

網許詩周詩云東坡作神廟搜詞云病馬空嘶

異章作書已法霜非深悲至痛神廟搜詞云病馬空嘶

是戰有已於八月戊戌生獲鬼章頡利成擒初無渭上

之恥初太宗嘗與突厥頡利盟于渭水後為李靖

授首聊報谷吉之冤初宣帝遣谷吉送侍子還鄧支

景思立王寧故以谷吉為比見陳湯傳謹當推本聖

心益修戎略務在服近而來遠期於偃革以息民仰冀

威神曲垂昭鑒

除呂公著特授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加食邑

實封餘如故制

門下仁莫大於求舊智莫良於用衆既得天下之大老

彼將安歸以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

葉石林避暑錄云前輩作四六

不肯多用全錄語惡其近賦也然意有過會亦有不避者但不當強用之亦子瞻作此中公制云既得天下之大老彼時安所乃至國人所共知及今朕一舉仁智

在焉宜告治朝以孚大號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

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東平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一百

戶食實封二千三百戶呂公著訐謨經遠精識造微非

堯舜不談昔聞其語以社稷爲悅今見其心三年有成

百揆時叙維乃烈考相于昭陵

烈考即申公奭簡嘗相仁宗仁宗山陵號永昭

蓋清淨以寧民亦勞謙而得士凡我儀刑之老多其賓

客之餘在武丁時雖莫追於前烈作召公考

江漢詩云劉揚王休

作召公考古詩云考成也固無易於象賢而乃屢貢封章力求退避

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閔勞以萬幾之繁是用遷平土

之司釋文昌之任

晉天志云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主尚書正左右

母廢議論

時遊廟堂於戲大事雖資於房喬非如晦莫能果斷

杜晦傳云每議事帝所元曉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帝用元曉策也蓋如晦長於漸而元曉善謀

德無逾於郭令

子儀傳云李光弼名而寬厚得人過之

而裴度亦寄安

危

裴度傳云度威名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為天下重輕

罔俾斯人專美唐世

可特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加食邑七百日食實封參

伯戶餘如故仍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入朝因至都堂

議軍國事

除呂大防特授大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

下侍郎加上柱國食邑實封餘如故制

門下朕聞天子有道

天子有道寄在四史是左傳

其德不可得而名

輔相有德其才不可得而見故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

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勲當時安榮後世稱頌予欲

清心而省事

荀勗傳云省官不如清心

不求智名與勇功

子孫

云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又張子房無智名勇功

天維顯思將啓承平之

運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眷予元臣咸有一德咨爾

百辟明聽朕言中大夫守中書侍郎上柱國汝郡開國

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參伯賜紫金魚袋呂大防

造道淳深受才宏毅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

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又踐右闥蔚爲名臣宜升左輔

之崇兼綜東臺之務

門下侍郎謂之東臺

加賦進秩寵數益隆得

位與時憂責彌重於戲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崔公建中

之風以除吏八百而致

事見上註

裴垕元和之政以薦士三

十而能

李吉甫傳云元和二年以吉甫爲平章事吉甫聞之感泣謂中書舍人裴垕曰吉甫家恩至此

思所以報國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平所接識君有精
鑒願參為我言之唯公乃心何遠之有可特授太中大夫
吉甫為得人惟公乃心何遠之有可特授太中大夫
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上柱國食邑七百戶食
實封三百戶

除范純仁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餘
如故制

門下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為輕重若根本疆固
則精神折衝李綱傳云本疆故薦呂臣奉已而不在民
則晉文無復憂色左傳信公二十八年楚子玉死晉侯
焉呂臣實為令尹奉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為
已而臣不在氏也之寢謀守節死義至哉公孫洪等北我燕耳朕思得其

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爲而日尊
咨爾在廷咸聽朕命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上柱國高
平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食實封貳伯戶賜紫金魚袋
范純仁器遠任重才周識明進如孟子之敬王退若蕭
生之憂國前望之傳云望之由諫大夫出爲平原太守
吏所謂憂其未朕覽觀仁祖之遺迹永懷慶曆之元
而志其本者也臣文正公仲淹有仁宗朝元強諫不忘喜臧孫之有
後左傳隱公五年臧伯諫曰滅孫威公二年其子哀伯
君遠不忘我心是似命召虎以來宣江陰云王命召虎
小子召公是雖兵政之與聞疑遠猷之
名與即召穆公虎之始相未究坐論西省進貳文昌增秩益封兼隆異數於戲時
難得而易失民難安而易危予欲守在四夷以汝爲偃

兵之姚宋

郝靈全茂然殿之首宋瑤痛抑其賞予欲藏

於百姓以汝爲息民之蕭曹

蕭曹傳百姓歌之曰蕭何

守而勿失載其情靖民以寧竟

勉思古人以稱朕意可特授太中大夫

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侯加食

邑七千戶實封參伯戶勲如故

賜新除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上

第一表辭免恩命不允批荅

覽表具之夫有烏獲之力

烏獲秦之力人見史記

然後可以付千

鈞有和扁之功

調醫和扁扁

然後可以寄死生故宰相之任

非所以寵人臣也無其德而當之爲不智有其材而辭

之爲不仁若卿之才德亦可謂稱矣往思其憂以稱天

下之望

賜范純仁上第一表辭免恩命不允批荅

覽表具之吾聞之乃烈考曰

君子先天下之憂而憂後

天下之樂而樂

文正公岳陽雜記云云居廟堂之高則憂此亦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必曰先

易斯言卿將書之紳銘之盤盂以爲一言而可以終身

行之者歟則今茲爰止之命乃所以委重投艱而已又

何辭乎

純仁即忠宣公其遺表有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寄此表以教子而微旨所以

事君之意即述

賜新除尚書左僕射呂大防尚書右僕射范純

仁辭免恩命不允批荅口宣

右敕卿望重搢紳才兼文武弼亮之選中外同然毋或

固辭以稱朕意

賜新除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上第二表

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省表具之夫國以得人為彊如猛獸之衛藜藿

山有猛獸則藜藿為以積賢為寶國語楚大夫王孫圉

楚之不采見孟寬饒博為以積賢為寶國語楚大夫王孫圉

楚之所謂者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

君為口實又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教百官以朝夕

之善也然千寡君侯寡君無忘先王之業此楚國之寶也

昭許云言以寶為室不以室為室如珠玉之茂山川湛

然無為物自蒙利故崔公發議則淄青慙服知朝廷之

有人之德青李正已長上無名表出錢三十萬緡上

黃聞之以知朝廷不手財賈上後從之正已入朝恩賜

傳蜀使抗詞則孫權回顧張昭之不在

言逆皆中不進見後不折則發安復自誇乎明白遣使

敬曰使君公在生彼不折則發安復自誇乎明白遣使

謂因得失之效豈可同日而語哉朕之用卿意實在
此國計之重可無復辭

賜呂公著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

荅

省表具之周之詩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

召康唐之雅曰惟西平有子惟我有臣李晟平其子朔

又唐吳元儉故粹愈平雅中以此語公著

夫父子

君臣之間光明盛大如此載之簡策被之金石豈獨閨
門之寵足爲邦國之華再省來章具陳先烈雖朕寡昧
不敢庶幾於仁祖而卿忠孝當念服勤於世官祗率
厥常毋違朕命

賜呂公著辭恩命上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荅

口宣

有敕卿以全德式符具瞻宜與師臣

師臣指太師文彦博

共爲民

表欽承明命佇聽嘉譔

賜新除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呂大防上

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省表具之卿有夷狄盜賊之虞倉稟禮樂之歎陰陽風

雨之憂此三者誠當今之大計

大防奏議論此三事

朕之所以

中夜不寐輟食太息者正爲此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

之恭大旣以責其君而不以身任之者非仁人也願卿

慨然當古人之重略世俗之謙務踐斯言憂此三者

賜呂大防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

荅

省表具之夫任賢使能天下之公義而辭大就小君子之自守也惟名器爵祿朕所不敢授以私則勞謙退避卿豈得必行其意所謂唐虞三代信任之至以致稷契伊呂德業之隆此亦引大防奏議中語若卿之言朕敢不勉請事斯語永觀厥成

賜新除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范純仁上

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荅

省表具之卿以明哲自託不能非獨以見君子勞謙之光亦因以知前世用人之弊功烈無取誠如卿言夫次公減於治郡黃霸傳云霸字次公霸材長於治郡子元不如爲將朱博傳云博字子元自大司農左遷徙爲太守相反間巢殺之郡中清及爲非獨文獻不足蓋其才德

有偏如卿昔在朝廷首談孟軻之仁義旋爲帥守專行

羊祜之威信

羊祜之守襄陽專以威信結人不事掩襲吳人悅服鍾仁兩帥環襲又守太原故公

又慨有大志似其先人苟推此心施于有政則太平可

望而小節可略矣

賜范純仁上第二表辭免恩命不允斷來章批

荅

省表具之自昔

先帝之世屢歎才難

神宗因荅高麗書不稱旨嘗有

有人才之勤至量移公於徐州又

及朕嗣位以來專用德

選雖爵祿名器出於獨斷而長育成就實在羣公長短

不遺輔相之責

韓文進李解云按臣量長惟器是適若宰相之才也苟無爲國養

人之意必有臨事乏使之憂朕用慨然當食不御思得

英雋之老共收文武之用惟卿篤於憂國明於知人灼

見朕心宜在此位往任天下之重母事匹夫之廉

賜范純仁呂大防辭恩命上第二表不允斷來

章批荅口宣

有敕卿以宏材久聞大政擢升宰輔實慰具瞻宜速拜
嘉母煩謙避

賜河西軍節度使西蕃邈川首領阿里骨進奉

回詔

敕阿里骨惟爾祖先世篤忠孝本與夏賊日尋干戈亦

惟恃我朝廷爵秩之隆用能保爾子孫黎民之衆吐蕃遺種

爾羅一族最饒鎗而夏亦畏之肆朕命爾嗣長乃師

朝延封其長為西平王用為藩輔所冀朝廷遂以阿里骨為河西節度使封寧塞郡公而

承襲以來強酋外擅爾弗能禁總其所為遂據洮城以

犯王略陰連夏賊約日盜邊朕愍屬羌之無辜出偏師而問罪元惡俘獲餘黨散亡已上皆謂鬼章其詳已見上註山後底平河南綏服朕惟率酋豪而擇疆場乃爾世功叛君父而從仇讎豈其本意庶能改過未忍加兵果因物以貢誠願洗心而效順爾既知悔朕復何求已指揮熙河路更不出兵及除已招納到部族外任罷招納依舊許般次往來買賣及上京進奉爾宜約束種類共保邊陲期寵祿於有終知大恩之難非勿使來款復爲虛言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

敕門下 皇帝嗣位于茲四年華夷來同天地並應而皇太妃以恭儉之德鞠育之恩雖典冊以時奉行而情文疑有未稱皇帝以祖考之奉尊無二上坊記孔子云家既二主尊

无二上示民有而吾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公羊傳陸君臣之別也威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其推天下之養以慰人子之心宜下禮部太常寺討尋如於典故有褒崇未盡事

件令子細開具聞奏

除苗授特授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

勳封食實封如故制

門下出總元戎

元戎見詩六月注云元戎大也

作先聲於士氣入爲環

尹

左傳藩崇爲太師且掌環列之官列兵而環王宮

寓軍政於國容將

伸閫外之威

事見上注

以迪師中之吉

師卦云在師中吉

咨于爾衆

朕得其人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持節福州諸軍事福州刺史上柱國濟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參伯戶苗授早以異材

見稱武略被服忠義有烈丈夫之風砥礪廉隅得士君

子之繁荐揚邊圉益著勞能拔自衆人既蒙先帝之

遇遂拜大將無復一軍之驚韓信傳云王陵王陵具大

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皆驚祇扈殿巖肅將齋鉞凡師出必齋戒入

予欲少長有禮而兵可用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晉侯登

用也汝其夙夜在公而令必行於戲愛克厥威罔功

茲爲深戒師衆以順爲武左傳哀公三年魏絳謂晉侯

有死无古有成言惟懋乃秉毋忘朕訓師衆以順爲武軍事

相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御筵口宣

有敕卿等遠飭征騶少休近郡載惟勤勤良極軫懷往

錫宴觴以華歸騎

瀛州賜大遼賀坤成節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有敕卿等遠聘通歡言歸復命改轅北道弭節邊城李

傳云將軍亦師東接弭節白檀李

寺曰弭節少安之宜錫燕觴少休行役

中太一宮真室殿爲

表
太皇太后消災集福罷散天皇九曜道場朱

臣言仁者必壽信惟天地之心孝無不通宜從臣子之
欲虔遵道範仰扣真筵庶同海宇之誠上集慈闈之福
天威咫尺左傳管仲云天威不遠願咫尺求聰明於我民聖壽万年定
子孫于下地更推博施普及幽生

顯聖寺壽聖禪院開啓

太皇太后消災集福粉壇道場齋文

伏以躬儉節用本嚴房闈之風遺大投艱猥當廟社之

寄常恐德之弗類以召災于厥身敢即仁祠肆陳淨供
恭延梵釋普施人天俾壽而康非獨輔安於寡昧與民
同利固將燕及於華夷仰冀能仁曲垂昭鑒

後苑瑤津亭開啓祈兩道場齋文

伏以常暘之沴歷月于茲近自杓畿遠及閩輔豈獨西
成之害將爲宿麥之憂仰止竇慈必垂善救普集山川
之守來登梵釋之筵罔吝膏濡以興焦槁

賜皇叔改封徐王顯上表辭免冊禮允詔

敕卿大雅不群景十三王贊云夫惟大雅卓自得詩書
之富爲善最樂東平王蒼傳云显宗問王處不知軒冕
之榮旣殿大邦宜膺盛禮而抑損之志遠巡不居雖莫
稱朕所以極褒崇之心而將使卿庶幾獲謙沖之福勉

從其意嘉數不忘

賜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致

仕不允批荅

覽表具之昔師尚父九十秉旄杖鉞猶未告老此諸葛

元遜所以屈張昭也

諸葛恪傳云孫權命恪行酒至張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飲曰此非

養老之禮也權曰能令張公解頰乃當飲之昭曰此非

軍在後酒食之事將軍在先何謂不養而衛武公百年

酒歲儆於國曰無以我老耄而捨我此左史倚相所以

誨申公也

事出國語

今卿壽考康寧而退託衰病自引

求去獨不念天下之士有如彼二子者議其後乎姑安

厥官以荅公論

西路閣兩於濟賈河賈淮濟廟祈雨祝文

伏以水旱之事山川所司農服穡以有秋天密雲而不
雨愧我不德瀆于有神願爲三日之霖左傳云九雨三日以往爲霖
大慰一方之望国有常報我其敢忘

太皇太后賜門下手詔

元祐三年十二月

家恩澤宜減四分之一公著等言向來止用
皇太后恩數豈宜再減右曰自宰執以下
已減本家亦消裁定要自下帶則均一
矣公著曰此盛德之事已而乃下此詔

敕門下官冗之患所從來尚矣流弊之極實萃于今以
闕計負至相倍蓰上有久間失職之吏則下有受害無
告之民故命大臣考求其本苟非裁損入流之數無以
澄清取士之源吾今自以眇身率先天下永惟臨御之
始嘗敕有司蔭補私親舊無定限自惟薄德敢配前人
已詔家庭之恩止從母后之比今當又損以示必行夫

以先帝顧託之深天下責望之重苟有利於社稷吾

無愛於髮膚

公嘗語人云此二句乃

太后聖語故器中全用之矧此恩私實

同毫末忠義之士當識此誠各忘內顧之心共成節約

之制今後每遇聖節大禮生辰合得親屬恩澤並四分

減一

皇太后

皇太妃準此

賜龍圖閣直學士正議大夫權知開封府呂公

孺上表陳乞致仕不允詔

敕公孺朕雖鳴而起志於求助

持小安祠王求助也

鮐背之老未

敢即安

行華云黃耆台背鮐云台言鮐也大老則

矧卿

休力不衰髮齒猶壯遽有引年之請殊乖圖舊之心耳

安厥官以副朕意

賜光祿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侍讀蘇頌上表乞

致仕不允詔

敕蘇頌吾聞有志之士以身徇道而遺名有道之君使人樂用而忘老今卿不安其位豈吾有愧於古哉夫難進之士年僅及而輒退則已試之才吾莫得而尽用矣激揚多士方資崔毛之德崔毛外並典選奉其本偽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講誦舊聞未卒褚馬之業明皇謂宰相曰朕每讀之有所疑滯无從質問可還儒卒之士日使入内侍續盧懷謹為太常卿馬懷素為左散騎常侍与右散騎常侍皆无量更日常事非小補卿其少安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十九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臣郎 瞿 上進

外制

給事中兼侍講傅堯俞可吏部侍郎

敕士以德望進則風俗厚而朝廷尊以經術用則議論正而名器重此君子所以難合而朕亦難其人焉具官傅堯俞博學篤行又聞于時歷事四世挺然一節懷道不試十年于茲朕欲問仁人之言左傳云仁人之言置之

講席非堯舜之道蓋未嘗言給事黃門未究其用往貳

太宰益脩厥官堯俞字欽之自仁宗朝登進士第爲

忌諱詆權倖名重朝廷而風節凜然問於天下神宗

朝丙閣局得提舉崇福宮坐事落職奪官監獄陽草場

權給事中史部侍郎事見墓誌董正治典以稱先帝

復古之意

神宗元豐中用六典以新官制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

敕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論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名正而言順則財可得而理民可得而正自頃功利之臣言政而不及化言利而不及義中外紛然朕益厭之此語爲王呂輩發具官趙瞻明於吏事輔以經術忠義之節白首不衰爰自秩宗擢貳邦計將使四方之人知予以耆老舊德居此官者蓋有益徹之意焉

故樞密副使包拯男太常寺太祝縉之妻壽安

縣君崔氏可特封永嘉郡君仍封表門閭

敕崔氏汝甲族之遺孤

自隋唐以來崔李爲著姓

大臣之寡婦

禮有寡婦

介婦之說

夫亡子夭惻然無歸而能誓死不嫁撫養孤弱使

我嘉祐名臣之後有立於世惟汝之功昔衛世子蚤死
共姜自誓詩人歌之見前韓愈幼孤養於嫂鄭愈喪之
其愈祭嫂鄭夫人云昔在詔川之行受命于元凡曰若
崔氏者可謂兼之矣其改賜湯沐表異其所居以風曉
郡國使薄於孝悌者有所愧焉

鮮于侁可太常少卿

侁字子駿開人景祐中登第

較具官鮮于侁奉常之職非特以治郊廟之度服器之
數而已國有大政事大議論必稽焉昔魯秉周禮齊不
敢謀左傳問公元年齊侯問仲孫湫而晏子太師折衝
於樽俎之間事見上注國之典常君臣之名分上下守之有
死不易則國安而民服朕選建卿士付之禮樂意在於
此非我老成之人學足以通古才足以應變強足以守

官深於經術達於人情其事宜之詩不云乎彼已之子
邦之司直往修厥官無斁朕命

范祖禹可著作郎

較其官范祖禹左右起居

周官有左右史記其言動蓋今起居之始歷代沿革不同

隋置起居舍人唐正觀四年改置起居郎顯慶中復置舍人寺即後改郎爲左史舍人爲右史尋復舊每對立殿下有命則跪降俯聽東觀著作後漢書有之國史記而書之以爲起居注

東觀著作

後漢書有之國史記

史謂之著作舊屬中書後魏秘書

皆史事也今左右史獨書已行之政

有司之常事至於廊廟大議君臣相與之際所以興壞

治忽之由一歸於東觀則著作之任顧不重歟非得直

諒多聞古之所謂益友者

則無見奮筆於其間則善惡

贊亂後世無所考信汝旣任其事矣益進而專之朕苟

有過猶當直書而況其餘乎往祗厥官無曠乃職

孫覺可給事中

敕朕聞明主在上凡侍從皆得言若其不明雖臺諫亦
失職朕以冲眇丕承祖宗未堪多難之憂常恐不聞
其過下至執藝猶當盡規豈必諫臣而後論事矧茲封
駁之重任參黃散之間南史宋景平元年召豫章太守
宋雍爲史郎尚書雍謂傳亮曰
廷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
書徐羨之曰黃散以下悉以委蔡吾從不復措懷知
無不言職固當爾具官孫覺行不違道言不違仁處以
孝聞出以忠顯先帝所以遺朕天下謂之正人屢告
嘉猷固非小補間自西省遷之東臺而覺方進陽城之
直詞陽城力殺陸贄
沮裴延齡相固懷蕭生之雅意望之雅意
在本朝重違
其請閱月于茲卒採羣言以遂前命以爾抗章伏閣之
志施於還詔批敕之間李藩傳藩遷給事中制有不便
就敷遲批卻之吏驚請照他紙

諸曰

是謂豈曰其邪裴其一乃心以稱朕意

高密郡王宗晟建安郡王宗綽所生母孫氏封

康國太夫人

敕母以子貴春秋之義也

公羊傳隱公元年云朕方因

親以教愛廣愛以及民封節婦之間以勸能賢賜高年

之爵以助養老而況屬籍至近賢王篤生欲大慰於慈

心宜特推於異數孫氏四德純備五福荐臻豈惟擢秀

於閨門固已流芳於宮闈舉觴坐上有伯仁仲智之賢

晉烈女傳周顗母李氏字緒秀事顗父浚為妾遂生顗

及嵩護中興特顯母李氏字緒秀事顗父浚為妾遂生顗

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持節洛濱

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顗字伯仁嵩字仲智並持節洛濱

皆汝南瑯琊之貴晉汝南王亮傳伏太妃嘗有小疾拔

吹囊羅洛濱武帝登凌雲臺望見曰伏妃可謂富貴矣

公和蘇州守王規父侍太夫人觀燈詩有洛濱侍從三

人貞之句亦用此章也

爰改封於樂土俾正位於小君服我休恩

介爾眉壽

宣德郎劉錫永父元年一百四歲可承事郎

敕劉元尚齒教民三代之義咨爾百之故老乃吾六

世之遺民

元生於

至

太宗朝受封

自非吉人莫饗上壽張蒼

事秦柱下而至漢孝景

張蒼傳云蒼著傳云蒼著秦時為御史主壯

下書年百餘歲孝景五年薨

思邈生隋開皇而及唐永淳

唐隱地傳孫思邈京兆人

召不拜太宗初卒年百餘歲

古有其人乃今親見何愛

一命慰其子孫

王安石贈太傅

王安石薨時溫公方在病告中

執勘耳褒卹之典不

敕朕式觀古初灼見天命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

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暮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固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已意糠粃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爲冠羣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有脫徒如遺屢爭席於漁樵莊子云舍者與之爭席不亂羣於麋鹿文選刻孝標廣絕交論云孤立高山之頂與麋鹿同羣又莊子云入獸不與羣進退之美雍容可觀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三朝謂神宗仁宗魏在大江之南安石時退居金陵究觀規摹想見風采霜光傳云天下想聞其風采豈謂告終之間在予諒闇之中胡不百年爲之一涕於戲死生用捨之際孰能

達天贈賻哀榮之文豈不在我寵以師臣之位蔚爲儒
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此雖褒詞然其言皆有
本意賢者當自持之

贈司馬光三代

曾祖政太子太保

敕書曰臯陶邁種德種之遠故其發也難發之難故其
報也大古之君子有種德於百年之前管子云十年之
計是如種木百

如世之莫而待報於數世之後者昔聞其語今見其人

某官某故曾祖某官某篤行有聞信於鄉國懷道不試

遺其子孫天不吾欺再世而顯至于曾孫其德日躋衮

衣繡裳進位于朝退有事于家廟其致朕命詔于有神

尚食其報以康乃後

曾祖母薛氏溫國太夫人

敕朕自通籍之臣皆有以寵綏其父母而自祖以上非
予丞弼之家莫獲褒顯君子之孝至於尊祖以及其妣
用邦君之禮以隆其家可謂至矣某官某故曾祖母某
氏專靜有守柔嘉維則經之以孝慈緯之以恭儉使清
白之訓不墜于子孫而隱德之報可質於天地我有異
數詔于幽窆翟弗副筭尚服享之

祖炫太子太傅

敕朕有元臣以德媚于上下民見其羽旄聞其車馬之
音則稽首而聚觀之元豐末賜公赴朝時見公入皆
以手加額曰此同族相公也
道呼曰公無嫌留用大手站百
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事見行狀
況其父祖墳墓之所
在望其草木蓋有流涕而拜者錫命之寵豈特以慰其
家而已哉某官某故祖父某官某篤學力行追配前人

仕道難進止於一命無疆之慶在其子孫風流未遠英烈如在敬予寵章以慰民望

祖母皇甫氏溫國太夫人

敕夫天人之際若不可知而善惡之報各以其類比今富貴壽考光顯于世朕察其父母大父母未有不仁而得之者也某官某故祖母某氏令德孝恭著于閭門好禮慈儉刑于姻族始生賢子以大其家而餘澤方茂福祿未究再世之後莫之與京左傳莊公二十二年懿氏卜其妻占之曰吉與此之後莫之與京大也愍冊追祭國有常典庶幾幽壤服我寵靈

父池贈太師追封溫國公

敕朕聞盛德之士必與天合考之古人而無疑質諸鬼

神而不慙雖不當世必有達者某官某故父某官某德
爲世範言爲世則躬蹈險夷之節庶幾顏閔之行事我
仁祖爲時名臣而儒術之用止於侍從德澤之施極於
方鎮司馬公此以文李行義事真宗仁宗爲轉運使充天章閣待制歷知鳳翔河中等六州以備直
仁厚聞於天下號一天厚其世篤生異人不求而名自
章不言而人自信皆曰君子之子宜爲天下之用朕旣
采民言俾秉國成節南山詩誰秉國成古語云而淵源
之深推本所自命以師臣朕之大國使人知有道之士
雖沒有無疆之休

母聶氏溫國太夫人

救古之烈婦著在史冊非有憂患不見名節若夫令德
懿行秀于閨門而湮滅無傳何可勝數獨賴子孫之賢

或以表見於世君子之欲得位行道豈非以顯親揚名之故歟某官某故母聶氏早以淑女嬪于德人恭儉信順以相其夫慈和嚴翼以成其子使朕得名世之士以濟艱難其遺風餘澤蓋有存者改封大國正位小君非獨以報其德庶幾名與子俱傳於天下

贈韓維三代

曾祖處均燕國公

敕漢諸袁之父子四世繼出五公

表術傳云衛嘗謂羣下曰吾家四世公輔

注云袁安為司空子敞及京京子賜賜子逢並為司空是四世而有五公也

唐諸溫之兄弟

同時並列三省

大雅傳云人雖處黃門侍郎而掌華近

著在圖

史古無擬倫眷予世臣有若韓氏億事

仁祖始參大

政

德字宗範范武正公知開封府歲百官圖指宰相差除不公而除為公可用文正既殿遂除德參知政事

見名臣傳篤生三子咸秉國成德之三子終繼其緒皆成豈惟

嗣世之賢實賴積善之報具官某曾祖某潛德不耀久

而自彰天祚厥家世濟其美左傳文公十八年太史克曰八世八元此十六族也

世濟其美不隕其名盛矣曾孫之貴爵為三壽之朋閩言詩云三壽作朋古

云三壽三卿也此逮予繼嗣之初繼受艱難之託甚文

而靖既直且溫旋觀純德之全尚識遺風之自是用因

上公之舊秩開北國之新封仰以增廟室之光華俯以

慰丞嘗之怵惕

曾祖母李氏燕國太夫人

敕朕惟公卿之家有能父子躬履一德彌亮三世非其

淵源深長外有羔羊諒直之賢內有鳴鳩均一之助亦

安能奕世秉義久而不忘者乎具官韓維曾祖母李氏

育德名家作嬪良士珩璜之節動必以禮蘋藻之薦敬而有儀用能使其後昆丞弼我國家以無斁於世今其涖政責在茲始余亦何愛大國不以易湯沐之舊

祖保樞魯國公

敕朕方圖任股肱之臣以光大祖宗之業思廣斯志以及爾私人之念祖誰不如我是以推沛恩命褒顯前人具官某祖某躬服仁義著迹鄉黨積累深厚見于子孫或佐我仁祖之盛明或相我神考之休烈遺風未遠故吏尚存逮茲續承繼用耆哲朕既恭默思道神宗居垂拱責成與其寵祿厥躬不若尊大其祖上以神宗憂報貽謀之德下以勵移孝之誠肇新曲阜之封增寵師臣之贈服我休命益大爾家

祖母郭氏周氏魯國太夫人

敕古者婦人爵因其夫

記云婦人无爵從夫之爵

貴以其子已見上注雖

有過人之才絕俗之行不得所託不表於世今余輔臣

父子兄弟先後相望以師長我百辟願推鴻恩光顯先

烈維考維妣咸追錫休命肆予寵嘉之具官祖母某氏

德稱閭閻化及宗黨允蹈家人之正居有鵲巢之福翟

衣之盛由子而獲

以其子德故已受封翟衣夫人之服也

國封之貴及孫

而大

以其孫維今又加封

茲用錫爾周公之履

謂魯國也

以熾韓氏之

祧庶其有知服我休命

父億冀國公

敕朕聞

仁宗在位之乂有同成康得士之盛不減武

宣

見公孫洪贊

如儲藥石以待疾病如種梓漆以備器用

漢後

賢宏堂記序器物充備時人強之然此今中外文

精以歲月歲得其用而之矣昔歲歲賦焉

武之選率多慶曆嘉祐之人而況一時之老成與聞當

時之大政德業傳於父老儀刑見於子孫名在國史像

在原朔朕用慨然想見其人具官某少稟異材進由直

道出爲循吏名臣傳六德爲御史知制誥不推排勢

繼繼爲治嚴入爲名卿福祿終身而人不疵富貴奕世

而天不厭寶生三子翼輔兩朝旌旄交馳祭戰互設朕

欲賞其家廟而貴已窮於人爵改封大國益著隆名庶

使昭陵之老臣仁宗山陵永爲北土之藩輔以贈冀國

母蒲氏王氏秦國太夫人

敕謹終追遠仁也顯親揚名孝也得志行道澤可及於

天下而富貴不能及其親天也雖不能及而追榮之典

可以貫幽明褒大之訓可以表後世禮也嗚呼此亦仁
之至義之盡矣二語見具官某故母某氏族爲世望德爲
女師恭儉以相其夫嚴敬以成其子使朕獲老成之佐
以濟艱難之初宜推異恩以報舊德

文及可衛尉少卿

敕文及汝三公子

及乃繼公之子

以才行間擢置要劇衆以爲

宜而師臣執謙重違其請

周廬宿衛

百官公卿表云衛尉寺在宮內胡廣云宿衛之

地兵師古曰漢宿衛儀云宿衛寺在宮內胡廣云宿衛之

職親而務簡雖未足以究觀汝能而退休沐下車里門

泮衣子舍

萬石君石奮傳云建元二年以舊長子建爲

無恙每五日就休歸闕入子舍宿以侍若取期豈非

搢紳之美談而當世之榮觀乎

呂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本州安置不得
簽書公事

敕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

之罪求爲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筭之才挾穿窬

惠卿素諂事王安石故樂禍

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

見蓋寬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本傳

方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行其

法於天下謂之新法一時奏請皆自惠卿發之手實之

禍下及雞豚悉无遺故雖雞豚亦不免苟可蠹國以

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若不及從善如

轉圜始以帝堯之心姑試伯鯨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

予

家語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亦見史記

發其宿姦謫之輔郡

御史文章論其崇立私黨阿尚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

罔上之言繼有礪山之貶復落職知太原府後知蔡州尋

間文石也山出文石故人以名之漢高帝隱於芒碭山

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為

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張湯傳云湯所愛史曾謂居病

居摩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初王安石將罷相引

與安石弟安國有隙因鄭俠上書論事下獄謂安國與

俠交通抵安國罪遂除名安石聞之怒王呂由是交惡

其後復起李逢李士發其私書入遂欲逆開其塗凡可

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智至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

賊狼籍橫被江東縣丞鄧綰言惠卿嘗托知秀州華亭

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求樂之禍初陝西緣邊蕃自

為軍海戰多以蕃部為前鋒而後兵守城何便乃出不
分戰小至是時延經略使呂惠卿乃發舊法新番兵
團結各分守戰法者多言不可而便經略使蔡延
亦別立團結之法上遣御史余靖以兩路所奏
計罷焉經略使使後情與此相乖議上乃召延
為經略使略使後情與此相乖議上乃召延
於城時城中無水收益因賊溺兵近米脂案括退保
新德城亦樂城絕賊攻益急城遂陷德與李懷
東軒筆錄云始徐精為布衣惠卿方將撰經義引為
用力引致生蓋指禮也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祚
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渙汗之
文止為款賊之具元祐初中丞劉摯言惠卿貪功幸進
致天子失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
信於夷後呂復用以此告
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後呂復用以此告
供備庫使蘇子元可權知新州

敕具官蘇子元嗚呼交趾之變蘇氏之禍十年於此矣

熙寧八年冬交趾圍邕州太守蘇軾且戰且守被圍四
十日賊計已盡欲引去已而知外援不至會有降士女
者我賊夢土傳城須交高數丈九年正月庚申賊歿登
城賊曰吾義不死賊手遂還州解圍門焚火聚其族三
十六人皆自殺朕念之不棄哀亡而愍存不忍以常法
待汝昇之一郡以勸事君敬之哉思所以致此者可不
敬歟

高公繪公紀並防禦使

救鄧訓之德蓋活千人後從節台傳云右乃禹之孫訓
子孫有封兄訓為謁者使修石曰何叔向之功尚省十
歲左傳襄公二十一年向以其弟羊舌肸之故為范宣
止不傳襄公二十一年向以其弟羊舌肸之故為范宣
計不傳襄公二十一年向以其弟羊舌肸之故為范宣
能者今責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省之以
公而矧先王却狄之勲從幸隨備有功後繼烈武而
免之矧先王却狄之勲從幸隨備有功後繼烈武而
聖母負褒之託為王曾孫仁聖列皇后是子孫賢者休戚

同之具官某性於忠孝文以禮樂襲故家仁厚之風蹈
布衣恭儉之節以爾父士林早緣肺附田冊傳云紛以
肺附爲相師古
日舊解云肺附如肝肺之相附著也一
說肺斫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也
逮事厚陵英宗
厚陵英宗沒于中年爵不配德故推餘澤以及後昆抱能未施
當俟可爲之會臨寵而懼庶保無疆之休

李之純戶部侍郎

敕保國猶保身藥石不如養氣御民猶御馬鞭箠不如
輕車故興利以富民不如省事而民自富廣求而豐國
不如節用而國自豐朕嘉與庶工共行此志以爾具官
李之純屢試以事號稱循良雖爲有司不吝出納宜膺
躡等之用庶無虛授之譏服我訓詞以厭公議

蘇頌刑部尚書

朕聞帝堯之世伯夷以三禮折民

孔安國云三禮天地人之禮

西漢

之隆仲舒以春秋決獄

仲舒文志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

是知有道之

士必以無訟爲功乃若法病於煩官失其守盜賊多有

獄市紛然數求迪哲之人以清流弊之末具官蘇頌溫

文而毅直亮不回仲由冉求果藝有從政之美子產叔

向愛直兼古人之遺

左傳昭公十四年晉邢侯與雍子爭田叔向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

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

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

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賂以置直謝也常獄邢侯專殺其

罪一也乃施刑侯而尸雍子與叔向於市仲尼曰叔向

出涕曰古之遺愛也見左傳昭公二十年之遭羅閔凶亦

既祥禪特詔虛位以待老成與其遂曾閔之私哀顧懷

墳墓曷若蹈威綽之前軌

隋蘇威傳云初威父綽在西

頗重既而嘆曰今所爲若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

君子誰能弛乎威聞其言每以爲已任至是奏減賦役

上務從輕典顯揚君親佇聞嘉猷以對休命

鮮于侁左諫議大夫梁燾右諫議大夫

敕仲虺言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孔子論一言而喪邦曰
惟予言而莫予違嗚呼天下之治亂安危有不出於此
者乎朕夙興夜寐思聞其過厥愆曰朕之愆不啻不敢
含怒而况於左右輔弼之臣歟具官鮮于侁邦之老成
久試于外金石之節皓首不褻具官梁燾出入館殿蓋
二十年守道篤志無所阿附皆吾爭臣之選也朕之於
事無必無我可則行之否則更之使天下曉然知朕樂
聞其過書之史冊足爲美談若乃進則說詞梁燾傳陽
者造辭而言說辭退則焚草梁燾傳陽
而出不以實告人也焚其草故奇策盡謀不得
盡聞也襄世之事朕無取焉

林希中書舍人

敕文章之變與時盛衰譬如八音可以觀政

劉禹錫文

集云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

而況誥命之出學者所師號令以之

重輕風俗因而厚薄

本朝革五代積衰之氣繼兩漢

爾雅之文而大道中微異端所汨欲復

祖宗之舊必

以訓詞爲先故難其人不以輕授具官林希博學強識

篤學力行綽有建安之風流

魏之文人曾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

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公幹

逮聞正始之議論

傳云衛瓘朝之舊儒逮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

而奇之曰自昔諸賢既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

斯言於往踐外制爲朝廷常潤色其精微期配昔人使

天下識典刑之髣髴務究所學朕將觀焉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三十九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十

迪功郎新紹興府嵊縣主簿日郎 聯上進

書狀 劄子附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代滕甫論西夏書

代滕甫辯謗書

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

代呂大防乞錄用呂誨子孫劄子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

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

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

大小之說見異錄

是

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

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

此說見孫子用

篇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

盜賊之憂

如武連年出師

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

之報

老子云大軍之

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

如唐

以來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

如唐九節度之師皆潰於郭城

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其謫尤重

如王恢首勸信武用兵

馬邑卒以自殺之類

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

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

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

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主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殁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旣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彊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旣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

未厭親駕遼東皆忘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

事並見上注

蓋用兵之禍物理難

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已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徂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

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
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
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即位以來繕甲治兵
伺候鄰國群臣百僚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
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
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
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橫山之謀趙元昊死其子諒祿立
熙寧二年種諤掩納賊
名山取緱川西方兵纂復始於此名山本熟戶焉
史三州監軍耶大帥密謀歸附神即奏言諒祿欲
橫山族帳乃說諸小帥密謀歸附神即奏言諒祿欲
銀州人義萬共謀順乞許向化之意以故免名山率
諸州之義萬共謀順乞許向化之意以故免名山率
効順於我因以刺史世封之使自爲保郭會誘所遣熟
戶韓絳持蠟書往與史世封之子期者已歸報誘即夜發兵
韓絳既以盧與被劫而薛向亦責知絳州乃韓絳效深

爲起董璿所併乃力結部落遷于武勝治平間所羅既死
士復董璿言其利害擬王韶始爲建昌軍上即位加太保既
提刑蔡挺後入京爲平戎機宜後獻擬得向室議事疏奏
詔從之乃以秦鳳路屬十萬口來附武勝會木
召帳招誘乃龍通率其屬詔知軍事以圖鎮引爲
正言建古大寨爲通遠軍使詔立兵計後以河州引兵
征以來詔知州事其年春武勝思乃以引兵立計後以河州
從之詔知州事其年春武勝思乃以引兵立計後以河州
州之木詔知州事其年春武勝思乃以引兵立計後以河州
取之木詔知州事其年春武勝思乃以引兵立計後以河州
時木年征雖思敗而攻董璿別班師以思左議知河州引兵
州明年春爲憂後患詔之勢不檢證中書戶部張公事章淳
以自用兵爲憂後患詔之勢不檢證中書戶部張公事章淳
則自熙寧四年七月庚戌遣檢證中書戶部張公事章淳
山訪荆北路經制江南江寧先辰州布衣張翹人向氏
李資田氏所據良辰州之南江辰州布衣張翹人向氏
舒氏就命之使納辰州書奏萬頃若朝延銀州偏師壓境上
臣二死改就命之使納辰州書奏萬頃若朝延銀州偏師壓境上
會策人改就命之使納辰州書奏萬頃若朝延銀州偏師壓境上
等死改就命之使納辰州書奏萬頃若朝延銀州偏師壓境上
鼠沅州又無以潭之梅山邵之飛山爲蘇方楊光潛所據

章淳造釁於梅

平

遂乘兵勢進克熊本發難於渝瀘熙寧七年九月
梅山建安化縣熊本發難於渝瀘熙寧七年九月
先是瀘州官賣井監夷人其業而官又令納米折
節之利自官賣井監夷人其業而官又令納米折
結集吏數百劫掠人其業而官又令納米折
事乃遣檢正中書戶房熊本發難於渝瀘熙寧七年九月
蜀乃撥召戎州司戶曉諭夷界如能自歸並釋其罪本
元官以商議買田為名誘致三千里夷人本乃上言江
乞賞功上以誘殺兵士丁凡五千人入夷界捕殺水路
范百六十六兵而還夷所截地二百四然此等皆戕賊
十里引兵而還夷所截地二百四然此等皆戕賊
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
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疆砥礪奮於功
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安南即交趾也按交趾古
將軍路陳往開定南粵始置交趾刺史後漢建武中
子正則反交趾馬援平定之建安六年立交州唐曰安
南都護府唐末交州為曲賴所據顯死子承美嗣後為
南海王劉冀所擒於是李進為交州刺史愛州楊廷

藝文進二繼歸與後六歲平川陵公遠後從藝以自
立廷藝故將吳帶後舉公美殺之據死子昌岷嗣昌岷
元弟昌傳嗣丁燁泰其擊定之州強之子錕乃授史知
爭立驩州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燁尚兵專馳是年冬
燁弟燁初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燁尚兵專馳是年冬
表襲兄位不敗後二年燁弟燁初太宗太平興國五年
所殺國大亂既而元宗死二年燁弟燁初太宗太平興
民以貪宗曰用之乎未幾燁弟燁初太宗太平興國五
死以貪宗曰用之乎未幾燁弟燁初太宗太平興國五
兵以貪宗曰用之乎未幾燁弟燁初太宗太平興國五
安南七年交趾郡王仁宗天聖六年公燁弟燁初太宗
嗣皇祐七年交趾郡王仁宗天聖六年公燁弟燁初太宗
會知桂七年交趾郡王仁宗天聖六年公燁弟燁初太宗
餘萬人暴露瘞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
貨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中興八年二月庚寅詔刑部郎
安置祠部郎中刻彝責均州團練副使廣川安置祠
是祠部郎中刻彝責均州團練副使廣川安置祠
為事不省仲宗即王安石秉政言者謂交趾
已為占城所敗計日可取乃以注知桂州上問攻取

之策注辭曰今之獨言交州小醜既不可謂交人衆不滿
萬人傳者之妄與
喜乃謂上之觀批論中書曰熙州方用兵未息而
言謂上之觀批論中書曰熙州方用兵未息而
又吳謂上之觀批論中書曰熙州方用兵未息而
起以謂上之觀批論中書曰熙州方用兵未息而
望以謂上之觀批論中書曰熙州方用兵未息而
二州謂上之觀批論中書曰熙州方用兵未息而
齊開謂上之觀批論中書曰熙州方用兵未息而
端開謂上之觀批論中書曰熙州方用兵未息而
上保謂上之觀批論中書曰熙州方用兵未息而
辭色謂上之觀批論中書曰熙州方用兵未息而
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
元豐初謂上之觀批論中書曰熙州方用兵未息而
捷以謂上之觀批論中書曰熙州方用兵未息而
發以謂上之觀批論中書曰熙州方用兵未息而
何有謂上之觀批論中書曰熙州方用兵未息而
告現謂上之觀批論中書曰熙州方用兵未息而
與得謂上之觀批論中書曰熙州方用兵未息而
而充謂上之觀批論中書曰熙州方用兵未息而
歸出謂上之觀批論中書曰熙州方用兵未息而

路會於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時劉昌祚兵獨先出塞

戰斬首二百七十二獲牛羊萬糧草五萬陛下喜於

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

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

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先是王韶既入觀王安石請率

於是賜上御紫宸殿安石率羣臣上表賀之既而復請

克靈川城邊裕即上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

表賀故其言及此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

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

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暑殺牛羊刳鬻魚鼈以爲膳羞

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

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筋而不忍食而

况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彊
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
可救而况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
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
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
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飢疫之後
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歛
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
內憂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
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
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
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

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
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 陛下方且斷然不顧
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
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
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 陛下遠覽前世興亡
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
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 二宮朝夕之養宮
謂太皇太后高氏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
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群雄遂有天下光武
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
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事見上注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
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 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

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
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
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
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
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 陛下盛氣於用武
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 陛下聖德
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 陛
下且意 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
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 先帝於
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 陛下哀而察之此疏既奏上
爲之動及求

榮之殿煩
思其言

代滕甫論西夏書

滕公名甫字元發後避高宗
王諱以字爲名更字達道東

陽人也元豐四年西夏有變朝廷亟欲進兵故公代甫上此狀

臣幼無學術老不讀書每欲披竭愚忠上補聖明萬一而肝肺枯涸無可言者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有證似可施行惟陛下財幸臣近患積聚醫云據病當下一日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衰積聚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日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月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全因悟近日臣寮上言欲用兵西方者皆是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愛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以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而不克而臣尚以爲非萬全者俗言彭祖觀井

彭祖

見論語

及莊子

世本云

姓錢名鏗

在

自繫大木加

商爲牢

歲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

之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情 陸
下受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存
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 陛下之用兵如彭
祖之觀井然後爲得也竊觀善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
滅袁氏最爲巧思請試爲 陛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
衆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紹與曹操相距於官渡操夜
操於是紹軍營擾大潰紹與其子譚等幅
巾乘馬去八百騎渡河事見後漢本傳而操歛兵者
何也所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返國益驕忠賢就戮紹初
欲進兵攻許田豐強諫許紹遂成繫之及軍
敗還紹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乃殺之嫡庶爭奪
紹軍敗後終病薨夫及定嗣衆以袁譚長欲立之審配
等遂矯紹遺命立袁尚爲嗣於是兄弟各起兵交關於
底滅不及八年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既不可
一舉蕩滅若懼而修德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

知也其後比征烏元討袁尚袁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
平之操曰吾今急之則合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
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其首已而果然魏志
云遼東單于速僕元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
熙奔遼東康尚元或說公孫康征之尚兄弟可憐也公曰吾
方使康斬送尚熙及速僕元羊傳其首諸將或問公邊而康
康即斬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其首諸將或問公邊而康
則自相圖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矣滅國大事也不可
以速譬如小兒毀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兒不知若
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故臣願陛下
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方元吳強時謀臣猛將盡
其智力十年而不敢近今者主弱臣強其國內亂變晉
元吳死諒祚立熙寧元年諒祚死氣常立至元豐四年
常為母族所篡諸

陛下使偏師一出已斬名王虜僞公主築蘭會等州科

元豐四年熙寧路都大經制司言八月丁丑擢鎮七軍

詔以李浩權熙寧蘭會路安撫副使此實千載一時

以此賊授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之同舟而遇風吳越

相救如左右手孫子九地篇曰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

手今秉常雖為母族所篡以意度之其家世大族亦未

肯俯首連臂為此族用也今乃合而為一清野以抗王

師神廟嘗御批付涇原經略使盡秉云近累得邊奏課

故時親蠶各擁兵自固左右新舊行身造逆之臣與秉堂

轉經河津則清野可知如左右手此正同舟遇風之勢

也法當緩之今天威已震臣願選用大臣宿將為賊所

畏服者使兼帥五路聚重兵臨境上號稱百萬董秉補

卒牛酒日至金鼓之聲聞於數百里外為必討之勢而

實不出境多發金帛遣間使辯士離壞其黨與且下令
曰尺地吾不愛也一民吾不有也有能與衆降者即以
封之有敢攘其地虜其人者皆斬不出一年必有權均
力敵內自相疑者人情不遠各欲求合及王師之未出
爭爲先降以希重賞 陛下因而分裂之即用其酋豪
命以爵秩恭布錯峙務使相仇如漢封呼韓耶通西域
故事不過於害要處築一城屯數千人置一將以護諸
族前漢匈奴傳甘露三年呼韓耶單于來朝留月餘遣
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漢遣董忠韓昌將
騎萬六千送出境塞詔忠等留韓耶單于助謀不服又鄭吉
傳云吉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鎮撫諸同誅伐懷
令來西域矣可使數百年面內保境不煩餽運城守豈
非萬全之至計哉臣願 陛下斷之於中深慮而遠計
之夫人臣自爲計不同人臣非攘地首虜無以爲功爲

陛下計惟天下安社稷固耳

陛下神聖冠古動容舉

意皆是功德但能踞泰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

可勝記而堯舜禹湯不足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

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竊不取

時大將如神譔輩皆勸上乘

其君長未定倉猝之閒亟以人其直撫與

上累降御批於軍前

古人有言省

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

出晉書劉洎諫唐太宗曰

苟微傳

皇天以不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子稱大辯若訥

莊子言至道無文且多記則損心多言則耗氣心氣內

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慮須爲杜稷自愛見已上

木傳人臣愛君未有如洎之深者也臣實慕之雖責守在

外不合妄言然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

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

韓子曰管仲服朋從威公而代城竹春往而冬返還

或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惟
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焉惟
矜其志不勝幸甚
陛下哀憫其愚而

代滕甫辨謗乞郡書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

父窮窘則號天

史記屈原傳云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

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

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

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人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

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

望聖慈少加憐察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

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

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

逐鳥雀也

事見左傳文

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

前謂人如已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
蠢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
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快斯言死未塞
責元豐七年五月辛酉知筠州滕南知湖州南性疎達
上不疑在上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
故出於外而王安石方立新法天下問南南隨事解
者化法至大不然而用南之意尚未衰也南之妻黃李逢
川徙蔡未行而御史何正臣論南阿縱大逆之人法不
容錄詔改安州既罷入朝未對左右中以飛語上出
手詔付中書曰南與李逢近親不宜令處京師可與東
南一小部後貶筠州士大夫爲南危懼或以爲且有後
乃上疏自明上覽疏躍然故有湖州之命竊伏思宣
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本傳云會食有日食
暉驕奢不悔過曰食之密此人所錢章下廷尉按太宗
驗得所予孫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遂貶惲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唐史本傳太宗不豫洎
與馬周入卧内出見指遂

良泣曰上體患難殊可懼遂良即奏洎曰國家不足慮
正當輔少主行伊霍事帝愈召洎問狀洎引馬獨為佐
威之乃賜死帝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
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 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
全則 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
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
臣之賦命至薄積毀銷骨巧言鑠金史記鄒陽書云夫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也市虎成於三人戰國策云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矣龐蔥曰夫曰吾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信之矣龐蔥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投杼起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顧王察之投杼起於屢至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其母織自若也儻因疑似復告之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其母織自若也

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 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

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渾之弟也而不害

其為元臣渾本傳云王渾之反也劉隗勸帝誅王

人每旦詣臺待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崔造源休之甥

也而不廢其為宰相舊唐書崔造傳云造為建州刺史

宗雖而嘉之及收京師詔召造至藍田以舅原休與朱

詔造謀反誅造上疏請罪不取即赴關上以為知九傷

獨於寬大之朝為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惰之

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漢中山王勝傳云今

古曰葭莩也葭者其葉中半面之舊後漢應奉年二十

白皮至薄者也葭莩者喻薄奉即委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呼之則所至

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况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

初效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譽不思踐踏無嚴臣

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僥求更思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叙始終之遭逢以詫鄉隣之父老區區志願求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

右臣伏見自來河北京東常苦盜賊而京東尤甚不獨穿窬祛篋推埋發冢之姦至有飛揚跋扈割據僭擬之志近者李逢徒黨青徐妖賊皆在京東凶愚之民殆已

成俗自昔大盜之發必有嚮端今朝廷清明四方無虞

而此等常有不軌之意殆土地風氣習俗使然不可不

察也漢高祖沛人帝紀云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也項羽宿遷人本傳云下

相人韋昭曰臨淮縣劉裕彭城人宋書本紀云彭城絳與里人黃巢宛朐人唐本傳云曹州

宛朐人朱全忠礪山人五代史本傳云宋州其餘歷

代豪傑出於京東者不可勝數故凶惡之人常以此藉

口而其才力心膽實亦過人加以近年改更貢舉條制

掃除腐爛專取學術其秀民善士既以改業而其朴魯

強悍難化之流抱其無用之書各懷不逞之意朝廷雖

敕有司別立字號以收三路舉人而此等自以世傳朴

學無由復踐場屋老死田里不入選中私出怨言幸災

伺隙臣每慮及此即爲寒心楊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

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而班固
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資而惜其不入於道
德苟放縱於末流游俠傳云布衣游俠郭解之徒馳騁
於閭閻權用城力折公使雖陷於
刑辟死而不悔親其溫良從愛振勞周急亦皆有絕異
之資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
幸是知人之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姦猾
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亂世之姦
雄魏武紀注曰武帝嘗造許子將問曰我何如人子將
不荅固問之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武帝大
笑使韓彭不遇漢高與盜賊何異臣竊嘗爲朝廷計以
爲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
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
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武帝末郡國盜賊
羣起道路不通遣
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以軍興誅
不從命者賊州郡刺史郡守臣下多伏誅事見

并傳不

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爲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

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

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

藩鎮傳云安史亂天下至

故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將護養萌孽以成禍根一寇死一賊生訖唐亡百餘年卒不爲王土

徒以好

亂樂禍之人背公死黨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

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在此

輩於是盡籍軍中宿將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之於朝

冀厚與爵位使北方之人羨慕向進革去亂心而宰相

崔植杜元穎皆庸人無遠慮以爲河北旣平天下無事

克融輩又留京師終不錄用飢寒無告怨忿思亂會張

洪靖赴鎮遂遣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

長慶元年

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
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効籍其姓名以聞
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酬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即錄用
若只是尋常劫賊即累其人數酬以一官使此輩歆艷
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
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材皆爲我用縱有姦雄
嘯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搜得一二十人即耳目徧地盜
賊無容足之處矣歷觀自古奇偉之士如周處戴淵之
流皆出於羣盜改惡修善不害爲賢晉周處傳云蛟字子隱陽羨人少孤
未弱冠膂力絕人不能細行縱情恣慾州曲患之處自
知爲人所惡以爲中丞戴若思傳云若思黃陵人名犯高
相諱以字行少好騎俠不拘操行遇陸機赴洛船遇
甚盛遂以其徒掠之若思登岸據胡床指揮同旅皆得
其宜機察見之知非常人在船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器

如此乃復作劫耶若思感悟因疏涕投劍就之機與言
深加賞歎遂與之交焉若思後李孝廉官至驍騎將軍
而況以捉賊出身有何不可若朝廷隨材試用異日攘
戎狄立功名未必不由此塗出也非 陛下神聖英武
不能決行 策臣雖非職事而受恩至深有所見聞不
敢瘖默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代呂大防乞錄用呂誨子孫劄子

元祐元年上呂誨字獻可

正惠公之孫登進士第終於提奉崇福宮

臣竊見故御史中丞呂誨忠於先朝極陳讜論致忤

時宰繼死外藩邵氏聞見錄云呂獻可以追尊僕園事

議集云當熙寧間王介甫初拜參知政事時獻可爲御史中丞首欲彈介甫

位朝夕所與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巳苟非其人將敗國

事此乃心腹之疾彼之惟恐不及顧何緩耶溫公思之

終日不得其說未幾聞中書置三同僚制司始變更

祖宗法專務聚斂然後前日之疑者始愧仰歎服

十六

可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臣
等皆嘗與之同官備聞議論一切出於至誠而有不撓
不回之節雖處散地未嘗一日有忘朝廷之意憂傷悼
疾以至殞沒臨終之日召司馬光面托後事無一言及
其家私惟云朝廷事猶可救願公更且竭力獻可病自
仕以醫為喻溫公與邵康節曰就卧內問疾獻可所言
皆天下國家之事未嘗一語及其私一日手書托溫公
以墓銘溫公與邵康節曰就卧內問疾獻可所言
屬乎獻可後張目曰天下事尚可為君失軀之後溫公
相天下再致元祐之盛獻可不及見歷觀前後議臣忠
勤忘身亡見其比今其家甚貧諸子仕於常調欲望聖
慈特賜矜憫優加贈典錄用諸子之才者以旌名臣之
後取進上奉聖旨呂由庚除太常寺太祝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四十